



奮發圍強

白雲

時光匆匆，又是一年的歲末，想必大家在進德修業上是如日中天，處虛空而四處皆通，期能向上再奮發。法施的講道工作在表相上看起來是很單純，只是上台講道，但其實質則是含蓋整體全方位的，由核心的掌握而一以貫之的行之於外，所以除了外在的宣道，其實更源自生活中，是不離心性的，活潑圓融無礙、及道務參與，盡心推動和無私的投入，如此對於心法的傳達才是透過自心自性生發，與道契合心印，否則全憑一己之意空談理論，於人於己不過一場鸚鵡學語，今天就針對這樣的問題，互相探討。

反躬自省，幸已賦得，自在無礙，難得人身，何不奮發。

低下我們的心，平日內斂收攝身心，省察有幸得人身逢大道，明道人的法相是如雲似流水般的自在無礙，而其心又是如木石般無情。此無情乃是無念真心、不動心、不著意；即如六祖所開示：不思善、不思惡，無後天心、意念之啟動，故當下沒有絲毫染著！純然一片道

心，心與道契印，即回歸本來面目。道乃本體本心，此身幸得上天賦性，又得明師指點，當即率性，自在無礙，故難得人身，有健康的身體，得善加把握，不奮發向道還待何。

靜參不息，思維末後，人慾橫流，邪說遍野，應知奮發。

動中取靜，靜中有動，靜的是自己的心，安然不為外物運動，動的是生活作用靈靈覺，分毫不差。在目前大環境裡是人慾橫流，一發不可收拾，還有邪說遍野（閩南語說：敢就快做嬖），在這樣的環境裡，有各種的立論之說，可以說是萬教齊發，百家爭鳴，如果沒有正知正見，就很容易被這些牽著走，此時要看各自的智慧透視，所以現在要稱師作祖，自立教派也很容易，但是，道只有一個，真理也是一個，歷史上戰國時代也是處於這樣的環境，所以當時的孟子才會說：予豈好辯哉，予不得已也。

所以修道要迴光返照，反求自己心性，對

內在要好好靜參，經歷好大段的時間，走了好大段的路，如果未向內體證自心自性的話，其他也是多餘，六祖言：萬法不離自性。離道（性）別覓道，終身不見道，波波度一生，到頭還自懊。故掌握道體應精進奮發，順天應人自然行道。

力求對治，思惟末法，災苦無量，心劫無限，應知奮發。

在修行的過程中，法是對治心，沒有種種心就不須用各種法，尤其在末法時刻，災難重重，外在的引誘讓心散亂、狂亂，而人心的劫難是無限的，心劫包括貪、嗔、癡，無論何時，讓我們的心靈不得安寧，以致無形中讓自己遭到禍殃。若心不求正，不回歸本體，外馳失神，貪著外物，則常遭濁辱，使自己落入劫中流浪生死，故身處劫亂之境，如何自身善養浩然正氣，那劫由何來，何須驅避，故不離中心，處此環境，自有因應對策，各自珍重奮發！

精勤求道，思惟人生，蹉跎無益，應知奮發，勤習正道。

時光易逝，歲月無情，當把握時機，勿浪費時間和生命，所以應知奮發，清楚這條道路，掌握自己的方向目標，當然就要勤習正道，精進的修學，做為今年學習當中自我返照、追蹤、檢視要點，看看到底有那些需導正，自我檢視，如果沒有，更好，可以自我嘉勉，如果有就要力求改正，尤其在整個學習法施過程當中，常要自我鼓勵精進更精進，自立自強，如果面對自己的兄弟姐妹，想想會越講越虛、越講越空，這就是實力的著落點，尚有不足，再奮發，再精進。

法施仍多煩惱，是未放下：外在形色放不下，就沒法歸空；回歸虛空本體。法施仍多懊悔，是未擔起：理是活用，應人應事無礙的空間，不是口說教條，故承擔交辦事項，心不作多想，但用菩提本心直了便是。法施仍多苦處，是未看開：連身子都不是我的，還有什麼

是我的，故當捨即捨，把握道的先機。法施仍多貪著，是未明理：貪著不一定是外在物質，有時候是內在無形，如果有，是某方面道理未明徹了悟。此四個部份自己要去檢視，如果了解這些道理，煩惱即菩提，煩惱還是脫於煩惱際，生死還是超於生死間。在法施整個的學習過程中一定要把正這一點心，正心要在塵中靜；把定這點心，也要在塵中練出這樣的清靜。功行終須世上全；行功了願終須接近眾生，渡化成全，以盡全功。檢視自己，把握正確的方向。

盡量回到地方，除了基礎道義開示，講三寶，這些自己要爭取，還有道務參與，渡人成全，這些都是經驗的累積，無法一下子做得富麗堂皇，點點滴滴都要自動自發，默默去做才能踏實，才能往下耕耘、往下紮根，這點沒把握，到最後變成斷了線的風箏，因為聽了很多道理，也講了很多，講到最後自己卻成了無根浮萍，殊為可惜！